

汉语动结式“V好”“V完”构式义习得研究

刘思瑶

四川外国语大学, 重庆 400031

DOI:10.61369/EDTR.2026080038

摘 要 : 动结式“V好”与“V完”是现代汉语中表义丰富但易混淆的高频结构。本研究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将“V好”构式义细分为“达标义”“达标兼完成义”和“目的性实现义”,“V完”的构式义分为“过程终结义”和“对象穷尽义”。据此对32名中高级汉语学习者进行问卷测试,考察中高级水平汉语学习者对二者不同构式义的习得情况。

关 键 词 : 动结式; V好; V完; 构式义; 二语习得

Research on the Acquisition of the Constructions "V is Good" and "V is Completed" in Chinese Verb Conjugation Forms

Liu Siyao

Sichu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31

Abstract : The conjunctive structures "V good" and "V complete" are highly frequent expressions in modern Chinese that are rich in meaning but prone to confusion. Based on previous studies, this research further subdivides the meaning of the "V good" structure into "target achievement meaning", "target achievement combined with completion meaning", and "purpose realization meaning", and divides the meaning of the "V complete" structure into "process termination meaning" and "object exhaustion meaning". Using a questionnaire test on 32 intermediate and advanced Chinese learners,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acquisition of these different structural meanings by these learners at the intermediate and advanced levels.

Keywords : conjunctive structures; V good; V complete; structural meaning;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动结式是汉语中一种极具特色且能产性高的句法结构,是表达动作及其结果状态的核心手段。其中,高频动结式“V好”“V完”结构因其核心语义都关涉到动作的“结束”,在用法上既交叉又存在差异,常常导致学习者出现混淆与偏误。为此,本研究首先将在构式理论框架下对“V好”“V完”进行细致的构式义分析,再设计面向中高级汉语水平学习者的调查问卷,旨在考察他们对不同构式义的理解与辨识能力。

一、“V好”“V完”构式义的本体分析

(一)“V好”的构式义分析

“好”作为结果补语,其核心语义是“达到一个合意、完善的状态或标准”。大部分研究将“V好”的语义分为完成义与完善义^[1-3],但在以下例句中:

- ① 政府一定要解决好土地问题。
- ② 在客人来之前,我就收拾好了房间。
- ③ 消息发好了,对方收到了。

句①中的动结式“解决好”表示政府须将土地问题解决,达到没有矛盾的预期标准,属于前人所说的“完善义”,但值得注意的是“解决”这一动作并未完成。句②表示“我”在客人来之前把房间收拾完了,并且达到了井井有条的标准。句③表示消息发送完毕,但并没有“消息发得很好,没有错误”之义。据此,

本文将动结式“V好”的构式义分为三种:V好₁“达标义”(动作并未完成,强调动作应达到标准);V好₂“达标兼完成义”(表示动作已完成,并且达到了预期标准);V好₃“目的性完成义”(表示动作完成,且成功实现了该动作的预设目标)。

V好₁受到形容词“好”本义的影响最大,表示动作并未结束,而是强调“达到标准”的意义,这是达标义最主要的语义特征,即[-结束][+达标]。V好₂与V好₃表示动作已完成,且常伴随着动态助词“了”。V好₂也受“好”本义的影响,在表完成的同时也表示达到标准,V好₃受“好”的影响较小,几乎已经失去了其本义,只表示动作的完成,这三种构式义之间的区别显示出“好”作为结果补语的语义虚化。

(二)“V完”的构式义分析

“完”作为结果补语,其核心语义是“过程的终结或对象的穷尽”。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将具体构式义分为V完₁“过程

基金项目:四川外国语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SISU2025XK135)。

作者简介:刘思瑶(2004-),女,汉族,湖南娄底人,四川外国语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国际中文教育。

终结义”与V完₂“对象穷尽义”。前者表示动作或事件在时间轴上的自然结束,不涉及对结果质量的任何评价,例如“电影看完了”;后者表示受动作支配的对象被全部消灭、处理或改变,此义项强调对象的全量性,例如“钱用完了”^[4-5]。

“V好”与“V完”最主要的交叉语义是一定语境下的“完成义”,例如“我做完作业了”和“我做好作业了”在特定语境下都可被接受。但二者的语义差异在于“做完作业”强调“做”这个行为过程结束,或者所有作业都已被写完,侧重过程与总量,而“做好作业”强调“做”的结果正确、工整、符合要求,侧重质量与标准,这一关键差异致使其衍生出不同的构式义。

二、测试

(一) 测试目的及对象

基于以上本体分析,本次测试旨在量化评估 HSK 三级及以上水平的汉语学习者对“V好”“V完”各构式义的辨识准确率及其对二者的选择偏向和偏误。

本次问卷测试对象是32名来自四川外国语大学国际教育学院留学生。其中18名来自亚洲,11名来自欧洲,3人来自非洲和北美,共包含14个国家,学生所属国籍丰富,保证了调查对象的广泛性。其中,16名学生为高级汉语水平学习者,16名为中级汉语水平学习者,学生水平符合本次调查问卷难度设置。

(二) 测试设计

依托“V好”“V完”的细分构式义,根据 HSK 动态作文语料库对字符“V好”“V完”的检索结果,选取证书评级为 A、B 级学生使用过的常见动结式组合进行问卷设计。

问卷采用单项选择题型。要求学习者在语境中准确识别“V好”与“V完”的核心语义。每个题目的选项围绕“动作达标”“目的实现”“动作完成并达标”“动作完成”和“数量或对象穷尽”5个构式义设置。

三、习得结果与讨论

(一) 问卷得分统计分析 & 差异性分析

本次问卷通过线上渠道开放,测试对象利用微信平台上的问卷星小程序作答,共回收32份有效问卷。32位调查对象的测试平均分为97.27分(共30道题,满分150分)。其中,有13位(几乎达到总人数一半数量)学习者的得分达到110分以上。其中4人分布在130-150分之间,9人分布在110-129.9分之间,6人分布在90-109.9分之间,10人分布在70-89.9分之间,2人分布在50-69.9分之间,1人分布在30-49.9分之间。从问卷得分来看,调查对象的总体汉语水平较高,符合问卷调查对象的标准。

为考察汉语水平与问卷得分之间的关系,研究进行双独立样本检验。检验表明,HSK 水平与五个语义得分之间无显著相关性。这说明,特定微观语义范畴的习得,可能与标准化考试所衡量的语言能力发展并不同步,在实际教学中,这些动结式的构式义可能属于较早习得却难以精进的项目,即学习者在初级阶段已

经掌握了动结式的基本形式和核心含义。这种宏观上的理解已经足够应付绝大多数的交际和考试场景,至于对细微构式义的区分可能从未在学习和教学中被明确指出和练习过,因而不同水平的学习者都停留在一种模糊的整体理解上。

(二) 问卷正确率统计分析

根据对问卷正确率结果的统计分析,下表是基于 SPSS 软件对问卷调查结果的简单描述:

表1 问卷正确率描述统计					
	描述统计				
	N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标准差
score11	32	.00	5.00	1.3636	2.26134
score16	32	.00	5.00	4.2188	1.84451
score23	32	.00	5.00	4.2188	1.84451
Total score	32	45.00	145.00	98.5938	25.05589
有效个案数(成列)	32				

结合表1可知,问卷考察正确率最高的是第16和23题,为81.82%;正确率最低的是第11题,为27.27%,问卷的平均正确率为64.85%。其次对考察不同构式义的构例题目进行分类统计(表2)——“正确率1”列数据表示每个构式义的构例的题目正确率,“正确率2”列数据表示“V好”“V完”两类动结式的正确率。

表2 问卷调查正确率统计结果			
考察构例	构式义	正确率1	正确率2
V好	达标义	70.31%	
	达标兼完成义	59.90%	65.97%
	目的性实现义	67.71%	
V完	过程终结义	65.63%	
	对象穷尽义	65.10%	65.37%

在“正确率2”列数据中,两类动结式“V完”“V好”的整体正确率极为接近,这表明受试者对这两大动结式义的整体识别和判断能力基本处于同一水平,但两类构式内部各具体语义的识别正确率存在明显差异。在“正确率1”列数据中,考察“V好”表“达标义”的题目正确率最高,说明“好”受形容词本义“达到一个合意、完善的状态或标准”的影响,与之搭配的“V好”类动结式往往也最容易被识别。“达标兼完成义”的正确率最低,可以反映出当“达成标准”与“动作完成”双重语义交织时,理解难度增大,受试者最难识别。考察“V完”时,表“过程终结义”的题目正确率比表“对象穷尽义”的高,可以看出学生对“对象穷尽义”的理解尚浅。当“完”与消耗类、强过程类动词结合时,往往表示结束或耗尽,这说明动结式“V完”的语义还与动词有关。

(三) 偏误分析

笔者根据问卷统计结果,筛选出正确率低于60%的题目进行错题项统计分析。

表3 错题与错题号分布表					
动结式	题号	正确项	平均正确率	错选项	错选人数
V好	11	达标兼完成义	28.12%	过程终结义	11
				目的性实现义	12
	13	目的性实现义	56.25%	过程终结义	10
				达标兼完成义	4
	14	目的性实现义	53.13%	过程终结义	11
				达标兼完成义	4

V 完	25	对象穷尽义	53.12%	过程终结义	10
				达标兼完成	5
	29	对象穷尽义	53.13%	过程终结义	8
				达标兼完成	7

上表可知,学习者对于“V好”构式义的相互混淆,最核心的问题在于难以区分“结果达标”与“过程终结”。以第11题“饭菜已经做好了,快来吃吧。”为例,这道题考察的是结果补语“好”的复合语义“完成+达标”,而有11名同学仅关注“做好”的字面动作结果,忽略了语境中隐含的对食物品质合格的要求。这反映出“好”作为结果补语时,学生过渡依赖“完成”这一义项,未能激活其“满意、达标”的次要义项。另外12人将“做好”理解为“食材转化为菜肴”,这一选项虽涉及目的性实现之义,却与“过程终结”意义相近,因此选此项的同学仍旧只关注了动作的完成,而未识别到“达标”这—次要义项。

此外,表格还揭示了一种跨构式的语义迁移现象。在考察“V完”的“对象穷尽义”时,除了混淆“过程终结义”外,不少学习者错误地选择了“达标兼完成义”。这意味着在学习者的认知里,“完”和“好”的界限在某些语境下是模糊的,他们习惯性地认为处理完某事物就等于把它处理好了。二者之间语义界线的模糊,是导致这两组构式义混淆的主要根源。

四、结论

本研究通过理论分析与实证调查系统探讨了汉语中高级水平学习者对动结式“V好”与“V完”不同构式义的习得情况。研究发现,学习者对这两大类动结式的整体辨识能力接近。在构式义内部,习得难度存在明显差异:“V好”的“达标兼完成义”最难掌握,“目的性实现义”与“达标义”次之;“V完”的“对象穷尽义”比“过程终结义”更难掌握。

学习者的主要偏误体现为三种构式义之间的混淆:(1)“达标兼完成义”与“过程终结义”“目的性实现义”的混淆,反映出学生对“好”语义虚化连续统把握不足,常过度依赖核心“完成”义;(2)“目的性实现义”与“过程终结义”的混淆,难以区分动作的“目的达成”与单纯的“过程终结”;(3)“对象穷尽义”与“过程终结义”的混淆,对“完”强调覆盖所有对象的引申义理解不深。此外,统计检验表明,学习者的HSK水平与各构式义的习得程度无显著相关,这说明对微观构式义的辨析困难具有普遍性和持续性。

参考文献

- [1] 吕叔湘.现代汉语八百词[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16-17.
- [2] 刘月华.状语与补语的比较[J].语言教学与研究,1982,(01):22-37.
- [3] 马真,陆俭明.形容词作结果补语情况考察(一)[J].汉语学习,1997,(01):3-7.
- [4] 丁萍.从情貌特征看动结式“V好”的句法表现[J].汉语学习,2012,(06):45-54.
- [5] 权惠莉.基于对外汉语教学的动结式“V好”、“V完”的研究[D].北京大学,2013.